森普利斯的頭痛症

自從我們的父母分手之後，我和姐姐就同父親生活在一起。為我而言，這是個艱難的處境。我患哮喘已有兩年，心臟也有問題。感謝很多人的支持，他們像我一樣嘗試度合一靈修生活。這些生理方面的限制都未能阻礙我滿懷熱忱地去活出基督徒的承諾。

可是，作為一個學生，事情並不順利。在我所學習的公立學校中，不怎麼關注像我這種情況的學生，當我發現自己必須重讀高一時，我換了另一所學校。在新學校裡，我更加明白到教育的重要性，以及獲得文憑的優勢。學年開始時，我的成績很好，顯然新的刺激很有效。一天晚上，我突然頭痛得非常厲害。我希望那天晚上頭痛會過去，因為第二天我就要進行一系列的考試。早上，我的頭痛真的消失了，但當我拿起書本時，頭疼又回來了，比之前更厲害。每次當我想集中思想，專注於腦力任務時，都會發生同樣的事情。我去了許多醫院，但沒有人能夠診斷我的疾病。以此同時，我的平均成績開始下降，而我的頭痛也成為一件持久的事。我的父親再也沒有錢支付醫藥費，所以我嘗試去諮詢傳統的土醫生，但都無濟於事。

受此情況的困擾，我開始強烈懷疑自己的信仰。我自問，在有此情形的七百萬人中間，為什麼這事偏偏會發生在我身上呢？而現在正是我已經決定，認真對待自己的學業的時候。儘管心裡有此反抗，我還是想和新青去參加一個教育週末活動。我本來只想看看朋友們，不是真的因為我相信他們的信念。聚會以盧嘉勒的一段視頻講話開場，但我如此遷怒於天主，以至於我甚至什麼都沒有聽進去，或者想為財物共通貢獻些什麼。我甚至對別人所講的沒有任何興趣。我走神了。我以為天主已經忘記我，沒有人能理解我，這些聚會毫無用處。可是，到某一時刻，我被一個男孩的經驗感動。他說我們在艱難時刻仍可以借由提升我們的個人痛苦來帶給別人希望。我們恰恰在與被釘十字架和被捨棄的耶穌的合一中，找到去愛別人的力量。

這些話為我如同一份挑戰。我對自己說：如果十字架上的耶穌反悔了，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呢？從那時起，我找到了力量去接受自己的處境，也確信，當天主允許人受苦時，仍是愛。即使我仍舊有頭痛症，但出於愛我的姐姐，並為我身邊所有人帶來喜樂，我也再次找到了生活的喜樂。感謝很多人的祈禱，今天我感覺稍好了些，如果沒有別的意外的話，我的健康也似乎恢復了。